

在中心的边缘

离开的游戏

让思想拐个弯

买房

白百何在《浮沉》中的台词说得真好，不愧是中戏毕业的。演员说得好，当然还得归功于编剧写得棒。这拨子 80 后的才女，让人眼睛一亮。

“他是不是我生命中的一场病我不知道，但你肯定是我打出去的一个喷嚏”。

伶牙俐嘴的乔莉在说得这般斩钉截铁之时，一定是准备彻底离开了。离开——这个人，或者这个公司。不在乎，无所谓，没戏，再见。对价值的否定，不是吵架，不是上告，而是离开。只有在准备离开的那些人的脸上，可以看得真正的潇洒无畏。

电视剧中，那些把工作吊牌摔给差水准的上司一走了之的镜头，观众似乎也跟着爽了一把。

年轻的好，就是可以选择。干着外企或者民企的如今的年轻人，

大概是没有几个不具备跳槽经验的。有跳槽也就有猎头公司。跳得好了，一步一递进；跳槽了，从此不消停。但这样的人生跟父辈比起来，痛快，利落，不委曲求全。

每一回，看到乔莉断然离开，就感叹这个女孩好硬气，她对自己的期许是何其高。自尊是不能被践踏的。没有了信任任谈一切。我们寻寻觅觅，总能找到默契之人。庆幸的是，有找的时间，有心怀希望的动力。

离开，是自己对自己的爱。从一切已经被否定的无可留恋的东西里摆脱出来，才有可能看到新的风景。行为上形式上不能离开，而心理上感情上已经离开，那种面目也会带来精神的清新。

人，职业，乃至生活的城市，执着有执着的需要，离开有离开的理

由。行动者是没有牢骚的。你找遍所有的椅子，总有一把是适合你坐的。牢骚者也就是那种所有的生存方式都无法过好的人。那么，离开，是强者的游戏吗？

《浮沉》，乔莉的心气之高，令人印象深刻。一个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，看得懂一切市场游戏的聪明人，在经济发达的城市背景下成长，当然要有那么高的心气。她戴着男友送的地摊买的围巾犀利回击挑衅她的同事，她毅然回绝上司要她辞职做他女友。所谓高的心气，是相信靠自己的劳动过上的生活。

年轻人市侩的话，这个世界才是真正地没希望。很多人的聪明是拿来投机取巧的，对不起的是自己。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原则，这才是对得起自己的聪明。

有文章说，与其一生靠薪水生活，不如抓住一两次房产机会。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假如人人都能抓住这样的机会，这样的机会也就不存在了。抓住机会的永远属于少数人，少数人之所以能抓住机会，就在于他们只是一小部分人。

回想近 10 年来的房产走势，确实令无数人后悔不迭。数年前，也就是房价没离谱的那个时候，如果购下两套以上的房产，如今，供子女读书、留学，将来婚配；为父母养老送终，再买块像样的墓穴；一家人看病、住院、动个大手术，恐怕都不至于发愁了。可是，当时想起购买几套房产的人并不多，敢买的人，我认识的有两类。一类是真的有钱，不买房也是干存在银行里。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区，有位山西口音的业主，一下就买了 20 套，实际就是一个单元里从下至上全包。还有一类是没多少钱。有位朋友也是一出手就买下两套房子，大的一套在一层，小的一套在二层。那时的银行贷款不算难，首付也不算多，他一想，反正花的是银行的钱，大不了，房子不要了，于是，凑足了首付款。然后将一层出租，租金呢，用来还两套的按揭，自己住进小的那套。几年后，房子涨

价了，他又将两套都卖了，所有的钱一概还清不说，还赚下一大笔，另外全款买了一套豪宅，并有盈余。

数年前没有想起置几套房产，或者叫做没投资房产的人，也不都属于毫无经济头脑的那类。那个时候，习惯于单位分房的人，辛苦奋斗半生，又是排队，又是算分，刚刚分得一套舒适宽敞的住房，装修得美滋滋的，全家正享受还来不及，哪有心思去做购房还能发财的美梦？很多人挣扎了多年，刚刚买下一套大一些的房子，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财产，孩子也有了个人空间，父母也能搬过来共享天伦之乐，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情从房子入手去构思一条完整的人生经营链，等到醒悟过来，哪还有份儿？

其实，当初敢于下手购置房产的还有另一类，我还真认识那么几位，他们属于被迫型。单位分房，他们的分数最低，分得的房子又狭小又破旧，眼看孩子大了，父母老了，只得咬紧牙关，东挪西借，买下一套，甚至两套，天天省吃俭用，愁苦不堪地在那里死命还贷还借。没料想，几年后，又破又小的单位房子往往都坐落在市中心，而靠借靠贷的新房又都在那里疯涨，因此，他们都发了财。如今，有事没事，都在偷着乐呢！



钢笔画世界

苏中名城泰州市

杨秉辉 画\文

西南的琐事尘语

泰州在江苏省中部江淮平原上，著名的鱼米之乡、文化名城。凤城河环绕古城，河畔有梅、桃、柳三园名闻遐迩。梅园为京剧大师梅兰芳故居拓展而成，其中广植梅花，冬春之际暗香浮动。园内建梅兰芳纪念馆，大师艺术、人品俱称楷模，令人敬仰。桃园为清初孔尚任著《桃花扇》处，园内桃树千株，及春嫣红一片，为今之情侣定情之所。柳园为纪念明末评书艺人柳敬亭而设，园区河畔垂柳飘拂，乐声悠扬。图为桃园画舫。

在土耳其小城安塔尼亚，入住海景酒店 Rixos DownTown。一到酒店的院子，一棵巨大的紫花树就把我给勾引了。

这棵紫花，枝型高挺且扩展，花簇浓密，形成了一片巨大的花荫。近看得仰望，太高，看不清花朵的形状；远看，则是一片紫雾。而它的紫，介于深紫和淡紫之间，又加了一点蓝，相当迷离。

我拍下了这棵紫花，还请导游写下了它的土耳其名字：Erguvan。回国后照例在微博上求教，各路植物达人照例又纷纷前来指点。

在研究比较了各种说法之后，有两种说法值得深究。一说是南欧紫荆，一说是蓝花楹。从名字上来说，Erguvan，被译为犹大树，也就是南欧紫荆。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旁边，就有一家 Erguvan Hotel，中文就译为犹大树酒店。地点也吻合，原产于南欧的树种，喜欢钙质丰富、土质干燥，作为地中海边的小城安塔利亚，就完全符合它的出身条件和生长环境。

南欧紫荆被俗称为犹大树，其典是说犹太最后是在南欧紫荆上吊死的，该树深感屈辱，涨红了脸，于是白色的花朵变成了紫红色。

这个紫红花的说法让我存疑。我在 Rixos DownTown 所见到的那棵花树，再怎么个紫法，也无法跟紫红色联系在一起。而且，查南欧紫荆的资料，说它是落叶乔木，高不过十米。但我见到的那棵紫花，是十米以上的高度。看来蓝花楹的说法更贴切。

安塔尼亚是土耳其南部海岸城市，只有几十万的人口，相比一千八百万人口的欧洲第一大城市伊斯坦

布尔，它相当的宁静小巧精致。这个小城始建于公元前二世纪，在东罗马帝国时期和奥斯曼帝国时期，都是东地中海的重要港口。安塔利亚古迹甚多，环境优美，气候宜人，后来成为土耳其的一个旅游胜地。据说，俄罗斯人特别喜欢来安塔利亚度假。我们在安塔利亚期间，酒店里就有很多俄国人，还和我们一起唱了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

白天，Rixos DownTown Hotel 院子的那棵蓝花楹让我入神，到了晚上，则让我倾倒。在酒店的一个晚上，海边散步回来，开了房间门，只见满室清辉。光源来自没有拉上窗帘的露台，我走上露台，吓了一跳——巨大的黄色的月亮就吊在海面上。那种大，那种黄，那种明亮，还有月亮下银光闪烁的地中海海面，让我觉得不真实。我仔细看了又看，一再确定那不是一盏什么高楼或附近山上安置的大灯，就是月亮。

我在露台的躺椅上躺下，跟着月亮一点点往上看。月亮升得很慢，但渐渐地，它升到了半空中。这中间的时间有多久，我不知道。在异国他乡度假玩耍，往往就有这种脑子里彻底排空的感觉。月亮越升越高，海面渐渐地暗了下来，我站起来，走到露台栏杆边，不经意间往下一看——白天见过的那棵蓝花楹居然就在下面，它已经变成了蓝、紫、黑交织的颜色，上面还残留着黄色月亮的余晖。我抬头看月亮，它的黄色仿佛已经全部留给了蓝花楹，轻盈地白亮起来。想想，安塔利亚这个地方，古希腊、古罗马、奥斯曼帝国、月亮、花朵、地中海……如果没有今夕何年的恍惚感，那才奇怪了。



都市专栏

周刊 第 273 期

总是想得太多

一个人癖好和禁忌的形成，有的出自天性，有的来自职业。

当律师的朋友开车，哪怕是在限速的市区，也要叮嘱全车的人系好安全带，孩子一定要坐后座。她说自己办过许多车祸的索赔案，虽然不是切身经历，但也足够触目惊心。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五官科医生，小朋友去他家玩，吃零食时把花生米高高抛起，然后张大嘴去接。平时不笑不说话的医生叔叔突然脸色大变厉声喝止，他处理了太多窒息的意外。香港的时尚中人在专栏中写道，他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，几乎达到严苛的地步，出门前上衣的扣子是要扣四解三还是扣五解二都要反

职业癖

复推敲。在专卖店买好衣服，即便是名店的考究购物袋，如果和当日的服饰不配，一定要收进随身大包裹才能安心走在街上。他开玩笑说，即便是半夜召救护车，也一定会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套上体面的衣服。他日蒙主召唤离开时，希望不要死得难看。我认识的牙科医生，在箍牙并不普遍的时代就大张旗鼓地为女儿矫正牙齿：“我送给女儿最大的礼物就是一口漂亮的好牙。”受她影响，日后找牙医先看牙齿的整齐和洁净度，即使这并非医生本人的“作品”，但有没有专业意识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职业高度。

有些人的职业精神藏得很深。

意大利著名记者 Terzani，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。他不喜欢享受“官方”待遇，甚至尽量摆脱，常常跑去和王世襄学斗蟋蟀，到集市淘旧家具，把自己的孩子送入普通的北京小学学习。正如他自己说的，“我是个很奇特的记者吧，我的同事在星期天去面见大使，我却是走访一个又一个小小市集”。他写的专题报道和时事评论从不流于表面，因为他寻找的真相不在事件中，而在事件背后。一个专业人士，首先应该是世间的漫游者和观察者，然后再深入自己的领域。有足够的好奇心又能钻牛角尖的人才具备脱颖而出的潜质。

本埠生活录

之一，《窗外的意大利》原著作者 Beppe Severgnini 写于 2005 年，中文译本 2010 年出版，译文十分累赘，读起来彻底没有意大利那种滚滚气势，无比吃力倒是真的。不好怪译者，翻译这种事情，实在比登天还难。除了少数天才圣手，其他都是三等泥水匠。要想领略原著风神，只有自己下功夫学外语。不过这书，细节仍是有趣。作者搭乘米兰至纽约航班，意大利空姐，一位那不勒斯黑发女孩在机舱内昂首阔步，仿佛三万英尺高空中的走台的模特儿。坐我旁边的男人看着她，然后对我说，你觉得我可以要杯咖啡吗？我答，为什么问我？跟她说啊。男人沉吟再三，低声讲，我怎么能让索菲亚·罗兰给我倒咖啡呢？

之二，《药窗诗话》，吴藕村老先生写的嘉兴地方风俗志，十分琐碎于是十分好看。想想人老了，真该写这类杂碎笔记，给后世留些隔代营养，万一过个五十年一百年，有人心血来潮，想拍嘉兴甄嬛传，翻翻这种笔记，就有谱可靠了。老先生亦抄书，《全芳备祖》里讲的，柿子有七绝，一寿，二多阴，三无鸟巢，四无虫蠹，五霜叶可玩，六嘉实，七落叶肥大。还讲，糯米一斗，干柿五十个，捣如泥，蒸熟食极佳。我于夏夜的枕上细细读完，不免提前憧憬晚秋的柿饼，尤其想念那种风味绝佳的吊柿子干，一下子，竟想得辗转反侧牵肠挂肚的。

夏日抄书记

之三，友人传来警世文字，不看不可以。访问一位台湾火葬场的焚化炉操作员。

问，怎么有勇气到火葬场工作？人家答，为什么不敢来？死人最不可怕，虽然不会跟你说谢谢，但是人家乖乖听话，不会乱跑。不像活人，不知何时会陷害你。我平均每天烧 48 具遗体，这工作像开飞机，只是这机票都是单程票。刚到火葬场的第一个月，一直看曾经活生生的同类烧焦，会很怕看到生肉放在炉子上的画面，还跟老婆说，中秋节不要烤肉。

问，觉得这个工作神圣吗？人家答，神圣个鸟蛋！烧遗体跟烧垃圾没两样，你不要的东西是不是垃圾？国外很多社区的暖气都由火葬场提供，希望台湾火葬场也能想想办法回收热能。

问，最怕火化到谁？人家答，我妈。幸运的是，如果我妈过世，那我一定在灵堂当家属，不可能还来操作焚化炉。

之四，在日本杂志上，看饮食专栏，某著名作家写，日本人吃面声震九天，以后日本的面馆，客人要分流，分吃面有响声族和吃面无声无息族。客人进面馆，知客小姐第一问你，坐吸烟席还是禁烟席，第二问你，坐有响声席还是无声无息席，如此才善解人意服务周全。我在日航飞机上看完，小小爆笑了一下子，从此翘首期待这种细分市场的面馆子，尽早面世。